

85-7.64  
4404

文 學 創 作 叢 刊

地 荒

艾 蕪 著

甲 丙

91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<p>文 學 創 作 叢 刊</p> <p>荒 地</p> <p>有 著 作 權 不 准 翻 印</p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<p>發 行 者</p> <p>上 海 武 昌 路 四 七 六 號</p> <p>北 平 西 長 安 街 五 二 號</p> <p>香 港 皇 后 大 道 中 三 七 號</p> <p>廣 州 西 湖 路 一 〇 二 號</p> <p>桂 林 桂 西 路 三 〇 號</p> <p>文 化 供 應 社</p> |  | <p>一 九 四 九 年 八 月 新 二 版</p> <p>基 本 定 價 八 元</p> <p>(外 埠 酌 加 郵 運 費)</p>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<p>印 刷 者</p> <p>上 海 武 進 路 四 五 三 號</p> <p>太 平 洋 印 刷 公 司</p> <p>電 話 四 六 六 五 六</p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| <p>著 作 人</p> <p>艾 蕪</p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<p>發 行 人</p> <p>陳 立 德</p> |

## 序言

這里收的短篇小說，並不是因為里面一篇荒地特別好，把牠拿來代表書名，而是我喜歡荒地這兩個字，牠們能够給我一幅荒涼的景象：一望沒有成林的樹木，沒有青綠的菜園，也沒有開花結實的果樹，只是一些亂紛紛的茅草、荊棘、刺藤，看來十分愁慘、憂鬱。騎馬的人走過這里，定會馬上加鞭，飛也似地跑過。牧牛的孩子，也會感到說不出的無聊，老是愁悶悶地坐在牛背上打盹。

不幸寫作這些短篇的時候，無邊無際的這種荒涼的景色，總圍繞在我的週遭，彷彿自己的影子似的，簡直沒法叫牠退開。我知道，騎着千里馬逃跑嗎？牠會一直展現在你的馬蹄下面；坐在牛背上打盹嗎？夢里都繚繞進來，使眼皮閉着有什麼用？那麼，我就坐下來，讓它拿愁慘憂鬱來壓殺我麼？我不！我還沒有這麼傻！我跳起來，我要把週遭的荊棘、茅草、刺藤、盡量拔去。雖然茅草、刺藤、荊棘，是那樣的，但我並不退縮，反而一面流汗，一面笑了起來。我寫「信」「夢」「某城紀事」的時候，便是有着這樣的心情。但這笑也不是常有的。在荊棘里面看見長不

起來的殘弱果樹，在茅草里面看見受不着陽光的稻梁，在刺藤里面，看見宛轉可憐的小花，我就不能不十分憤慨。我寫「山村」「荒地」「意外」「鋤頭」「鄉下的宴會」「母親」等篇的時候，的確是一點也笑不起來。

我不願再拿荒地的景色，去困擾同我一代的年青人，我只想同我一樣感到荒涼之苦的，希望能從這裡得到一些比我更多的勇氣。

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二日

# 目次

## 第一輯

夢

〇〇一

信

〇一九

某城紀事

〇四四

## 第二輯

意外

〇五三

山村

〇七一

荒地

〇八三

## 第三輯

外套

〇九三

鄉下的宴會

一一一

友誼

一二九

## 第四輯

母親

一四一

散兵

一七五

父親

二〇八

鋤頭

二一九

## 夢

這一天，警報時間格外長，走到山洞外面，總給警察趕了進來。山洞裏面十分深，又有些黑暗，躲的人都鬧嚷嚷地講話，外頭到底有沒有轟炸，一點也不知道。鄭其發吃陣花生米，喉管弄得癢癢的，也沒處找茶水吃。他感到非常無聊，便靠着他的皮箱，打盹起來。起初他偕有些担心扒手，後來看見旁邊幾個大談英國德國打仗的人，有一個擦燃了火柴吃烟，在西裝衣襟上現出銀行職員的牌子，便漸次放心了。頭點一會兒，就完全睡熟。

他夢見自己正在一個華麗的旅館裏面，拿手巾在洗臉，光景像是剛從床上爬起來似的。樓窗外的嫩綠樹葉，抹上一層金色的陽光，顯得十分鮮麗可愛。他一面洗臉，一面瞧，心裏極其高興。他打算收拾好後，到且角小瓊芳家裏去吃午飯，替她做生祝壽。他記得昨夜在台下喝采，簡直太賣氣力了，今早喉管偕彷彿有些疼。茶房引進一個客來了，長衫，瓜皮帽，青白的臉，笑嘻嘻地打招呼，偕拿長指甲的手，恭恭敬敬遞上紅紙帖子。這人是隆盛商號的管賬廖先生，鄭其發自從到他們號上去看貨以來，就同他見過幾面的。接過帖子，偕不忙看，親手敬他香烟，自己也

燃了一枝之後，才拿來瞧。見是隆盛號許老板請吃午飯，便高興地說：

「許老板太客氣了。」

接着又做出抱歉的神情：

「真是對不起，恰好今天有點事情，請廖先生回去向許老板道謝！今天實在抽不過身。」

一面心裏想：今天你們來找我來了，爲什麼那天價錢一點都不肯鬆動呢？他記起一句俗話，有了核桃，偌秋棒棒麼？便架起二郎腿，神情傲然地吸煙。

廖先生做出很恭敬的樣子，連背都弄來有些駝了一般，極乖覺地說話：

「鄭先生光臨敝處，我們東家早就想跟鄭先生接風的，只因沒甚麼好東西，魚翅燕窩，禁止來了，市上也買不出。幸好昨天有人帶點來，恰巧有幾隻熊掌，所以今天務必請鄭先生賞光賞光！」

茶房倒來兩杯茶後，便拉簾門出去了，廖先生立刻把拿香煙的手，放到椅子邊去，身子却向鄭其發那邊傾斜，小聲地說：

「鄭先生，那天真對不住，人雞不方便講話。替公家置辦東西，別個都以爲容易，其實再辛苦沒有了，這種買賣事情的甘苦，只有我們生意人才曉得。」

說到這裏，又拿眼睛踉一下房門，然後更加小聲地說：

「俗話說得好，瞞上不瞞下，貨單上的價目隨你先生浮開多少，我們小號蓋上印鑑就是。連賬簿我們都有兩種，隨便他什麼欵差大人，都查不出來的。——起碼每包棉花可以浮開五六元，若是胆大點，十來元也可以的，如今國難期間，那樣東西有一定的價錢？——今天就想把事情弄定。」

鄭其發正想打這一筆如意算盤的，當然滿心歡喜，只是臉孔拿得老老的，一點也不露痕跡，偕現出推三推四的神情，尖起手尖，搔着頭髮，沉吟地說：

「今天一個朋友的老太太做生，不去是不大好的。」

廖先生就說這沒有什麼要緊，先打發茶房送上禮物，號上吃了飯再去坐坐不遲。這城裏好多闊人都是這樣的，吃一頓飯總要到兩三個地方去坐席。他想，這也確是一件闊綽的事情，便答允了。

廖先生送走之後，他叫茶房把衣料首飾，跟小瓊芳送去，並通知她說今天有人請客，他要應酬一陣再去。待了一陣，喊了一輛黃包車，拉他到隆盛號去吃午飯。一路都在計算，如果一包棉花多開六元，那末十包六十，百包六百，一千包就有六千元好賺！再胆大一點，率性一包多開十元

，呵呵……他一身都有些發熱起來了。可是，查出又怎麼辦呢？唉唉，這做得很祕密才對呵！到了隆盛號，主人迎到客廳裏面去坐。主人許老板像是吸慣鴉片的，瘦削灰白的臉上，浮現一股淡淡的青色。他招待客人是再殷勤沒有了，先把鄭其發請到私室裏面議定價錢，弄好貨款發單之後，就請出來坐席，菜是川流不息地上。這真是在街上館子裏面吃不到的一些好東西！吃到半中腰，進來兩個妓女勸酒，她們挨着鄭其發坐下，裝腔做勢地唱了起來。他便開懷暢飲，簡直把「一位朋友的老太太做生的事情」忘記得乾乾淨淨的了。

到下午，他才記起了，趕忙叫人力車拖去。一進門，服侍小瓊芳的徐媽就抱怨他：

「鄭先生，你真是貴人多忘事呀，人家人大而大的好日子，等你一半天，你才冷火秋烟的走來。不說小姐不答允你，連我都不依你的。」一面把噴香的帕子，送來給他擦臉。烟脞沒有擱在嘴上，擦燃的洋火，就已遞了過來。

走進房間去，小瓊芳並沒有倒在床上睡覺，或者做出生氣的樣子，倒是客客氣氣地招呼他，接着就抓了一個手提皮包，笑盈盈地往外走，一面說：「鄭先生，真是對不住，你來遲一步了，我剛好有要緊的事情出街去！」

這把鄭其發弄得滿臉通紅起來，比對他生氣責罵還要難受些。這時徐媽出現在房門口了，一

把攔着小瓊芳，阻止地說：

「小姐，人家鄭先生熱熱地走來，你就有天大的事情，你也要陪人家坐一會兒啊，就是要生氣，也要問個清，這個白呀！」

跟着就把她手裏的皮包奪去。

小瓊芳嗔怪她說：

「好媽媽，你不要攔我！」

接着就冷笑幾聲：

「我生什麼氣呀！我無非學人家的乖，快刀切豆腐，討個兩面光呀，這裏應應景，那裏討討好，落得多會做人哪！」

徐媽做好做歹地說：

「說不定實在有事情，我看人多了，鄭先生本等忠厚，不會待你假仁假義的。」

鄭其發就賭神發咒的，說他是同隆盛號的老板，講一筆買賣，實在抽不出空來。

小瓊芳立刻拍手打掌地說：

「好呀，你不說我偕不明白，爲什麼到這陣才來。原來給姨子迷着了！」

鄭其發就臉紅筋漲地分辯：

「胡說！那裏全是請的生意人，哪裏有什麼婊子！」

小瓊芳幾乎要拿手指頭戳他的額頭一樣，詛咒地說：

「你簡直在我面前說謊來了，隆盛號哪一次請客，不叫兩個賣貨？」

鄭其發一直硬下去：

「我不喜歡那一套，來了，我就叫他們打發走了。」

小瓊芳沒有插嘴，只把嘴巴一扁，鼻子一哼。

鄭其發仍舊理直氣壯地說下去：

「起初他們不肯，我就責備他們說，如今是什麼時候，應該睜起眼睛看看哪，國難當頭，豈可這樣過份作樂？老實說，你們做生意的人，借可馬虎一點，我們吃公家飯的，就萬萬不能夠的了。你們如果真心請我，就請打發她們回去。如其不然，你們只管作樂，我就不能奉陪了。經我這一來，主人家就只好歸依佛法的叫她們走。這可氣壞那幾個賣貨了，都嘴巴氣得高高的，白我一眼，賭氣走了。」

這說得小瓊芳頗有些高興起來，但嘴上借是譏諷地說：

「我相信你那些油嘴滑舌的話！」

見風使舵的徐媽，到這時候便朝房門外，用手一招，一個健壯的女人，端着一茶盤酒菜，輕捷地走了進來。徐媽替他們斟上酒，便去拖小瓊芳說：

「趁熱，你快去陪鄭先生乾一杯。」

小瓊芳仍然做張做勢地說：

「我一天公事忙到晚，哪有閒功夫陪人家吃呀喝的，況且又是國難當頭，樂也樂不起來。」鄭其發禁不住有些臉紅，就連忙端起杯子喝酒，一面解嘲似地說：

「好厲害的嘴巴，真是一個釘子一個限的！」

徐媽笑着說鄭其發：

「鄭先生好好勸她一杯吧，今天原是她的好日子，不管你有事沒事，橫豎你來遲一步，總是你不對的。」

一面就拉上房門走了出去。鄭其發立即道歉地說：

「真的，我是太不對了！事情不湊巧，偏偏又碰在今天。」

看了小瓊芳一下，又說下去：

「我打發茶房送來的禮，收到了吧？」

見她借是不歇不睬地，便陪小心地說：

「要是嫌東西不好，我就陪你出去買，只要你喜歡，難道三兩百塊錢，借出不起？」

她這才臉色柔和了，可是嘴上仍然抵塞他：

「誰希罕你的東西！」

鄭其發見有轉機了，很是歡喜地說：

「那你借嘔我什麼氣呢？」

她端起酒杯來喝，做得大模大樣地說：

「我是要你人來呀！叫你什麼時候來，你就得什麼時候來咄！」

酒一下肚，兩人便漸漸好了，談到別的有趣的事情上去。

第二天，交錢取貨，叫人把棉花挑到船碼頭去，要民船運走。第三天正午就可動身的，因為一則捨不得小瓊芳，想多留一天；二則這次買貨，旁人實在盡了力，打算還許老板的禮，並趁此招待一下廖先生。便決定第四日一早開船，不料正午要坐席的時候，警報來了，大家只好紛紛逃到郊外去。警報解除，大家回到旅館，重新入座，借沒吃上兩杯，就有人跑來報信，說是船碼頭

落過炸彈，棉花沒有放上船的，燒壞好些。許老板和廖先生都驚慌失色起來，替鄭其發暗暗捏了一把汗。鄭其發却面有喜色，連忙打電話，叫兩三個照相的，趕到船碼頭去，要他們把被炸的景況，棉花燒壞的痕跡，通通拍照下來。調查好了，便拍電報到被服廠去，報告災情。雖然損失不過十分之一，却寫成炸壞去一半。一切辦理完畢，便重新押貨上船。正要開行的時候，小瓊芳忽然趕來了，大聲喊着：

「你不能就這樣丟了我的，我非跟你去不可！」

鄭其發着慌地說：

「等幾天我借轉來辦貨，那時再爲設法，這樣子跟我回去，一切不會安頓好，就會兜出麻煩，惹人議論！」

「我才相信你那油嘴滑舌的話！」

小瓊芳直是在船上，又叫又跳的，不防一下落下水去，立刻就不見了。鄭其發驚慌得大叫起來，於是他醒了。他才覺得他在做夢，他偕在山洞裏面。耳邊聽見人說：

「解除了！解除了！」

但他階不想起身，只覺得未免太可惜了，發了三四萬元的財，不料全然是一場空。

「唉唉，不是夢就好了！」

同時，又覺得好笑，想不到老張講的「一番故事」，居然跑到夢裏來了。他已是快要上三十的人。機關上作過小職員，商號裏當過管賬先生，一切揩油打背弓的事情，他都非常熟悉。至於捧旦角，花柳場中逢場作戲，更是一位慣家。抗戰起了便回家去，守着幾畝老田，過着平淡的日子，後來看見好些同鄉，出門去的時候，穿雙草鞋，提把雨傘，包袱小小的，一下可以撩到丈把高，轉眼年把光景，就大不相同了，回來是坐轎子，人快挑子，跟了七八個，都担得汗爬流漉的。於是他眼紅了，決定向親戚朋友，挪借幾百塊錢，也向廣州灣跑去。難道一個生意場中的老手，偕不會罈子裏面捉烏龜，手到擒拿麼？他現在是住在一個下等的旅館內，盡量在市面上打聽百貨行情，到底哪樣商品可以碰出好運氣？上海塊把兩塊錢一隻的自來水筆，弄回來賣就可以淨賺到七八塊。三二塊錢一個的大熱水瓶，可以賣到六七十元。這真是做夢都沒想過的好事情，然而要去那末遠，本錢可就太小了。想到這層不如意事情，他就打算託人介紹到什麼機關上，專門在購料脫之類去做個把小職員。有時又打聽有什麼地方，只消天把兩天就教會人，可以把汽車囑囑地開走。而且偕能領到「開車三年，經驗豐富」的執照。凡是哪裏聽來一點點發財的消息，都使他臉紅心跳。尤其聽見一個人在倉皇撤退的時候，將公家的東西捲入私囊，打的報告却說是淪陷

敵手，竟使他非常生氣，爲什麼這一年來，老纏在家裏當懶子，好運道全給別人抓去。不論白天也好，黑夜也好，他都時常想入非非。同人家吃茶的時候，要是對方有兩人在高談闊論，他就準會眼睛定定地看在一邊，什麼話也聽不見了，要是人家會賤走了，他也不知道，必須碰碰他的手腕，他才吃了一驚地站了起來。回到旅館的時候，往往走過了幾家鋪面，然後恍然醒悟似的折轉身子重新注意地望望門牌，這種恍惚的神情，連自己都覺得有些好笑。住在城內，他又頂怕轟炸，一聽見警報，他就趕緊提起他的行李跑。而且跑得最遠，洞也要鑽得很深。他覺得在這個年頭兒，發財的機會自然很多，但翹辮子打失東西的危險也越發不少。一個人得像岩鷹一樣，一方面該勇敢地冒險下去抓鷄兒，一方面又該謹慎地飛上高空去，連一根毛都不給人家抓着。這是他近來跟那些好運氣的人認識了，才發現出來的處世哲學。他常說「媽的！那一個發財的渾蛋，不是會抓鷄兒，不是會躲網羅？」而且說到這幾句話的時候，他的眼睛也像鷹的一樣，簡直銳利得怕人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也相信算命先生，有些錢財確也是命中帶來的。前不幾天，他也去算過命，說他這一個月內，定有大財可發，說起來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。但如今在山洞裏做的這個夢，想起來，似乎也就有些影子，今年不要稿多少，但願就抓回夢裏這個數目就好了。可是，這得要碰多少羅網阿，恐怕終沒有做個夢這麼順利吧？